

秋夢痕武俠小說專輯

賭神戲狐仙



台灣秋夢痕

下

花城出版社

赌神戏狐仙

⊕

秋梦痕 武侠小说专辑 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赌神戏狐仙

(原名. 狐仙与我)

(上、下册)

[台湾] 秋梦痕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7.25 印张 插页 368,000 字

1997 年 1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7—5360—1852—5

I·1613 上、下册定价: 19.2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天生我才必有用	1
第二章	荒山惊艳来红粉	47
第三章	有其师必有其徒	93
第四章	飞龙出海显神威	139
第五章	江湖犹似万人冢	185
第六章	人生百态赌场见	231
第七章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77
第八章	人的名树的影子	322
第九章	大水冲倒龙王庙	367
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412
第十一章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457
第十二章	名匠刀铺传千古	502

第七章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龙在山听尤道士说的叫他心动，忍不住笑开怀了。

尤道士道：“徒儿呀，咱们这是去寻宝，你不反对了？”

龙在山忙笑笑道：“我赞成，师父，咱们这就快快去寻宝。”

尤道士更愉快，操舟尽力往前划，绕了一道山边，转右便是那一段断崖峭壁下的石湾河岸，龙在山见河水在这一段直打转，好像河水下面有漩涡，不由吃惊道：“师父呀，这地方水势很厉害，小心划呀！”

尤道士道：“前面不就是谢拐子停过的地方吗，等一等你上岸把船拴牢就没事了。”

尤道士力气大，当然比之龙在山大多了，只见他双臂猛个劲地往岸边划，小船箭一般地便到了岸边附近，尤道士抬头看断崖，他吼叫：“跳上岸。”

龙在山一听，这是叫他往那唯一突出的石头上跳了，他两臂一张拔空起，跃身落在那块石头上，尤道士已把绳子抛给龙在山了。

龙在山接过绳子拖住船，用力地把绳子往那大石头上绕了两圈才把船稳住。

尤道士四下看一遍，他又把龙在山叫上小船来，道：“徒儿，你看看这一道山崖下，有什么可疑地方呀？”

龙在山看了左再看右，看了右面又看左，道：“师父，这

是峭壁呀！”

尤道士道：“我知道是峭壁，我叫你看一看，什么地方可疑呀！”

龙在山道：“师父，我看不出来。”

尤道士也看不出来，否则他不会问龙在山了。

这一段的峭壁有一大段便是猿猴也无法爬得上去，大有独岸猿声啼不住，小船难渡这段山似的光滑不溜的。

尤道士看了半天直发呆。

龙在山看着风景，他想着自己的名字是爹起的，起的名字叫在山，兄弟名字叫在水，只不过他既不爱山，兄弟也不爱水。

龙在山天生喜欢赌，龙在水生来爱磨刀，兄弟二人谁也不管谁，倒把他二人的爹娘气破了肚子。

龙在山也许真的长大了，当他想着这一段的时候，心中多少已产生了悔意。

就在此时，尤道士靠在舱门口抬头看上面。

是的，上面断崖处他曾与尤道士二人爬在那里看河面，他二人还盯紧着小船看，怎么这儿什么也没有？

尤道士快要气馁了。

龙在山道：“师父，我看这儿什么也没有。”

龙在山道：“一定有，而且就在这一带。”

龙在山道：“也许姓谢的故布疑阵呀！”

尤道士道：“他故布什么疑阵？”

突然，尤道士自言自语，道：“他娘的，他是怎么站在我们后面去的？”

龙在山道：“师父，你是说……”

尤道士道：“我是说，当咱俩爬在崖上看小船，那拐子是怎么到了咱们身后的？”

龙在山道：“我怎么知道？”

尤道士叱道：“用大脑。”

龙在山道：“不知道的事情用大脑一样不知道。”

尤道士低骂：“猪！”

龙在山不由低下头，道：“又骂我。”

他忽的一瞪眼，道：“师父！”

尤道士立刻应道：“怎么了？”

龙在山道：“师父，我在怀疑，拐子那身衣衫裤子呀，他在什么地方换的衣裤？”

尤道士一拍大腿，笑道：“娘的，你不是猪，你是猴儿精了咧，哈……”

他一顿，又道：“对呀，小船上并未见拐子穿过衣裤，那么，他在什么地方换的？”

龙在山道：“师父，我有个不太成熟的主意，你要不要我说出来，你琢磨？”

“快说！”

龙在山道：“咱们回去断崖上，找个地方躲起来，等那谢拐子再来小船上，咱们看他会不会再把小船划到这儿来，如果他来此地，咱们何不下手干。”

尤道士摇头，道：“不成，那要等多久？如果他半年来一回，咱们难道等半年？”

他冷冷一晒，又道：“莫忘了，拐子有两个好地方，河北有个白翠花，河南岸还有个吕芳子，他是不会天天往这种河岸来的。”

龙在山无奈地道：“说的也是。”

尤道士道：“咱们还是多想想吧！”

这二人并坐小船尽着想，尤道士想着想着“呸”的一声吐了一口横沫，水面上发出一声小音传来。

尤道士似乎被触动了心机，只见他双掌猛一拍，大叫一声，道：“对，对极了。”

龙在山吃一惊，道：“什么对极了？”

尤道士道：“徒弟呀，你听着，这段山崖下方必然有山洞，而山洞又通山腹中，那拐子知道怎么进，他把他的宝物必然存放在山洞中。”

龙在山似在听说故事似的，他入神了。

尤道士又道：“拐子进入山洞中以后，他取了银票换衣裳，湿衣搁在山洞里，人却由另一秘道走出来，所以咱们未看见。”

龙在山道：“真如师父之言，咱们就得下水去找那个洞了？”

“当然。”

“这一段水急呀，谁敢下去？”

“当然是你呀！”

龙在山道：“怎么又要我下水？”

尤道士道：“你不下难道为师的下水呀！”

龙在山道：“我的水性有限，师父水性无限，还是师父你亲自出马的好。”

尤道士叱道：“我问你，你想不想发财呀！”

龙在山道：“想极了。”

尤道士道：“那就听我的，你下水游到岸，用手去攀住石头往水下去瞧瞧。”

龙在山道：“师父，我下去，不过，弄根绳子拴在我的腰上呀！”

尤道士道：“拴根绳子才能游多远？你小心抓牢石头就行了。”

龙在山道：“也好，我要带着刀下去，刀子可以插入石缝稳住身子。”

尤道士道：“为了别被尖石割破皮肉，我以为你连着衣裳下水去的好。”

龙在山道：“衣裳湿了我穿什么？”

尤道士道：“天并不冷呀，你还是快下去吧！”

龙在山看看水面，他还真担心，顿了一阵，尤道士又吼道：“下去呀，你怕什么？”

龙在山道：“这水太浑了，下去我怕看不见呀！”

尤道士叱道：“你下去便是看不见，用手可以摸呀，你又忘了动脑筋了。”

龙在山咬咬牙，他双手一张便往岸边的水下跳去。

他跳的地方是个陡崖子，“咻”的一声沉进水中去了。

尤道士在船边看得清，他的眼睛睁大了，那模样就如同等着龙在山把财宝送上来似的，舌头也伸出来了。

只不过龙在山在水中紧张了。

龙在山溜滑入水中，他心中紧张，急忙用手去抓岸边的岩石，三丈深处他抓紧了石头不放手，双腿已往下游摆动去了，他差一点被水流冲入河中。

龙在山大是后悔，不该听信尤道士的话跳入水中来，这时候他打不定主意要怎样才好了。

龙在山憋气一大口，如今全都吐入水中，逼得他立刻又往水面升上来。

龙在山是一把一把按紧了岩石来到水面的，尤道士在小船上一看，立刻叫道：“我亲爱的徒弟呀，你是不是找到什么洞口了？”

龙在山道：“水中黄澄澄，什么也看不清。”

龙在山道：“那就快快下去再找呀，一定就在水下什么地方，下去。”

龙在山大喘气，尤道士厉声吼：“下去呀，你这贪懒的小子。”

龙在山被尤道士一吼，他只待深吸一口气再潜下水中岩石边，心中还真吃惊。

就听水中传来“轰轰”声，好像天快塌下来似的。

龙在山在水中尽量睁开眼睛来，他沿着岸边横着摸，差不多摸了十丈远，他要换口气便立刻又浮到水面来，才发现小船就在右前方，尤道士还未看到他，他立刻又沉入水中了。

龙在山是不想叫尤道士再吼他，干脆，换口气再到水中去摸。

忽然，龙在山好像踩在一块平整的石板上，令他低头仔细看，只见石皮是光滑的，上面什么也没有，他便立刻又往石板下方摸，双手抓紧了那块两尺多宽的石板低头看，龙在山立刻明白，这块石板有问题，不由得用力左右摇又晃，他打算把这石板摇松掉。

龙在山没摇动石板，却听得石板后面传来噗噜噜的怪声不绝于耳，令龙在山大感奇怪。

龙在山又要换口新鲜气了，他已经憋得脸红脖子粗，忍

无可忍地又到了水面上。

龙在山刚到水面上，就听得尤道士在二十多丈外大声喊叫：“喂，找到吗？”

龙在山心中不舒服，他火这尤道士，怎不问他累不累，却偏偏问他找到没有，太自私了。

龙在山不回答，一个憋气又入水中了，他装个未听到尤道士的呼叫。

龙在山又抓到那块石板了，他顺着石板左右瞧，蒙蒙中似乎附近一堆乱石堆放着。

龙在山当然会查看，他潜到石堆处，立刻发现那是堆上去的，不由精神一振，双手去拨开几块大石头。

那些石头真够重，只不过在水下就减少不少重量，龙在山把石头拨在一边之后，他立刻又浮上水面换口气。

尤道士已把小船往这面划来了。

龙在山又潜入水中去，他伸手一摸，嘎，那儿有个洞，河水一波波的往洞中灌着，声音就是自洞中发出来的，听得人心头吃惊不已。

龙在山心想，必是这儿了，不由得下了个可怕的决定，他要进洞去了。

随着水波，龙在山平身而往洞中钻，想着宝物不要命，还真一冲而入五七丈，他在洞中升到了水面上，黑漆漆地远处有那么一点光亮在闪烁，龙在山大喜，他立刻浮水往里进。

龙在山实在太急了，他未看清头上有尖岩石垂下来，一跳之间头一痛，龙在山叫还未出声，就那么的昏过去了，他在未昏的刹那间，拚上命的一个回身划，于是，在他昏死中随着河水被冲出洞外来了。

龙在山不想死，他以为身在洞中非死不可，出洞自然有尤道士救他。

“轰通”！

龙在山被冲出洞，身子抖在小船身，他由小船底下被水流送往河中去，小船上的尤道士发现河面有鲜血，不由顺着河面鲜血看，他发觉龙在山在流血，载沉载浮地直往河中心漂去。

“喂，徒儿呀！”

尤道士已抓起桨来了，但他叫了几声龙在山没反应，他有些泄气了。

尤道士看看远去的龙在山，再看看峭岩边，他自言自语地道：“娘的，我早提醒过你要小心，小心水中有机关，你这小王八蛋不听我言，完蛋了吧，唉，年纪轻轻的就这么死掉，可惜，可惜！”

尤道士立刻划着小船往原来地方驶去，他不再找谢拐子的宝藏了。

尤道士是不会冒无把握的险，他只有叫别人替他干，而龙在山已为他弄了不少银子了。

尤道士很快地把小船又还原，看看夕阳在落山，跳上岸他就往东奔去。

尤道士往东是往伏牛山，因为伏牛山中有个三尖山，大山中住着“星火娘子”尹水月。

只不过这一回尤道士单枪匹马地干，就好像他初次找上开封城的铁雄一个样。

尤道士这一回要栽筋斗，因为尹水月这女人当年就同红

莲教的七大护法之一的“鬼影子”王冲天有勾搭，自从血洗姚家堡以后，他二人“自动自发”的住在一起，成了别人眼中的好夫妻。

这二人住在三尖山的荒山中，一半山洞一半是三间红瓦屋，他们十年不问江湖事，过的日子比神仙还美几分，而谢拐子就是不对尤道士说出这一点，他要尤道士找去三尖山，然后被王冲中与尹水月二人合杀。

谢拐子相信，尤道士与龙在山二人必然斗不过王冲天二人的。

尤道士当然以为只有尹水月他必顺利得手的，他奔向三尖山是笑嘻嘻的。

尤道士当然也就忘了有个龙在山曾经助过他。

龙在山只几个浪中滚翻，便迷迷糊糊地张口连喝七八口黄水入肚，便也把他喝醒过来了。

龙在山用力抬头看，他已不辨东西南北向了，只要什么地方近岸边，他就用劲往岸边浮过去。

就在他一阵挣扎中，忽听一声尖叫：“救人呐，有人掉进河里了。”

叫声甫落，一条快船已划过来。

那是一条带篷小船，小船上的设备真阔气，船中央摆着点心茶水好吃的，有个小丫头就站在船上叫人快划，划到龙在山附近好救他。

那个小丫头打扮得也挺美，两条乌溜溜的发辫垂在她的前胸上，马樱花插头发上，丝衫裤是翠绿的，两只大眼可睁得圆。

为什么睁得大？那是因为她在看水中龙在山了。

龙在山也听到了，声音尖，当然是女子，只不过龙在山想着红红姐，如果红红姐来此地，他会投入红红姐怀中大哭。

于是，龙在山被人用铁钩子钩上小快船了，钩得他几乎衣破。

龙在山被拖在小快船上去，那姑娘一看尖声，道：“许大叔，他头在流血呀！”

划船的中年人姓许，他回应道：“咱们怎么办？”

那姑娘道：“天也快黑了，今天爷又不会来了，这么办，快把他背回去，我求阿姨救救他，唔，是个少年人嘛，怪可怜的。”

姓许的点点头，道：“你说得对，这是救人一命，比什么都重要，我往回划了。”

那姑娘用巾布为龙在山头上拭着血，姓许的划船转往一条小河划进去了。

那是一条支流，交会在这儿的，姓许的划船进河没多远便靠了岸，他把小船拴在岸边了。

那姑娘对姓许的道：“许大叔，把他背回去吧，我去对夫人说。”

划船的船弄妥，立刻背上龙在山往岸上走，不远处一座红树林，近山坡处一座十分精致的住宅，那姑娘已奔进宅内去了。

龙在山时迷时醒的被姓许的背到了大门外，就见姑娘对姓许的道：“许大叔，把他背去左面小客房，咱们夫人会去看他的。”

她还以手探龙在山的鼻孔，又道：“有气。”

有气就是活的，姑娘放心地跟着去了小客厢，只见这小客厢中只不过一张单人床，床上一张被子也十分整齐，龙在山被放在小床上了。

那姑娘端来一盆热水为龙在山把血洗去，更拿药来为龙在山的伤处敷上药，那姓许的已回小船去了。

“阿香呀，你救的人呢？”

这声音真好听，宛似出谷黄莺般甜又美，只见一个三十左右的女人一身漂亮衣裳，还带着一股子香味站在小厢门外面。

那个姑娘叫阿香，立刻去为这女人开了门，道：“夫人呀，是个少年人，醒过来了。”

女人走近小床瞧，她见龙在山长得人模人样的，便也十分喜欢地道：“谁家少年郎，怎么会掉到河里了，头上还撞个窟窿，差点没死掉。”

她说着问龙在山，道：“你是哪里人呐？”

龙在山道：“夫人，我……是……洛阳人。”

那夫人一怔，道：“洛阳呀，那在东南方，怎么会跑到上游掉进河？”

龙在山当然不会说是为尤道士下水去寻宝，他支支吾吾地道：“夫人呀，我从船上落水了。”

夫人道：“也罢，先为你弄些吃的，再为你换下湿衣裳，完了你睡一觉吧！”

龙在山听了直眨眼，看着夫人又走到门口，阿香立刻也跟了去。

龙在山奇怪，为何不见这儿的主人？只不过龙在山不能问，他也不便问。

龙在山这时候，只听门口传来夫人的声音，道：“今天又未等到爷呀！”

阿香的声音，道：“这几天我在船上都是等到日头落才回来，爷也真是的，半个月不见他的人。”

夫人道：“哼，那个狐狸精嘛，她的功夫好，所以我们只有守空屋的份了。”

阿香道：“夫人，爷不是说，河北面的白夫人她过生日吗？我以为爷为她过了生日就会到河南面来的。”

夫人道：“算了，不来咱们清静。”

这二人说完便往正屋走去，龙在山还不知道，他如今来到的地方不是什么人家大户，而是谢拐子在河南边的“金屋”，那夫人不是别人，乃“玉珠儿”吕芳子是也。

龙在山并未在意外面，他半带迷糊地睡着了。

龙在山真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他除了头上疼之外，一切似乎已正常了。

小厢门被阿香推开了，阿香对龙在山十分照顾，端着一盘吃的进来了。

龙在山一看这姑娘，除了瘦了些，一身皮肉还真白，两只眼睛明又亮，笑嘻嘻的把吃的搁在床边。

阿香伸手摸摸龙在山的脸颊，笑道：“真担心你会受风寒，还好，你没发烧。”

龙在山把自己衣衫穿起来，道：“大姐姐，真的谢谢你救了我。”

阿香笑笑，道：“不用客气，快吃些东西吧！”

龙在山摸摸自己的头，还真有些疼，不由紧了一下眉头，道：“好痛！”

阿香道：“小兄弟，你贵姓呀？”

“我姓龙。”

“好姓嘛！”

龙在山道：“姓好，可是我的命不好，大姐姐，我是被爹妈赶出门外的。”

阿香吃吃一笑，道：“你倒很坦白嘛，你也必定是个调皮小鬼。”

龙在山道：“唉，我只是喜欢……喜欢赌几把呀！”

阿香道：“你这么小就爱上赌呀，了得。”

龙在山道：“我输了我爹四千多两银子，他们……”

阿香吃惊的道：“你真胆子大，你一辈子也赚不了那么多的银子。”

龙在山道：“我下了决心，在什么地方输掉的，就在什么地方找回来，我会叫我爹高兴的。”

阿香怔怔的道：“你还要赌呀，我告诉你，如果你不再赌，你爹才会高兴。”

龙在山才不会听阿香的劝，他低头吃着饭。

阿香也不再多言，她看着龙在山微微笑。

于是，龙在山吃饱了，他对阿香道：“大姐姐，你是好人，你们夫人也是好人。”

阿香笑了。

龙在山又道：“你们这儿真好，有花有草有小河，你们的人更好，我喜欢。”

阿香抚掌，笑道：“哪好呀，咱们这儿少个跑腿的，我劝